

书间道

# 文化精神的探赜索隐

——读何向阳的文化散文集《澡雪春秋》

白桦

## “以人代史”的传统文化精神寻觅

《澡雪春秋》收入的四篇散文，《青衿无名》从“无名”侠士说起，由众多侠士的旷世义举，追溯中国本土侠士文化的渊源与流变。《渡在海上》探悉释迦摩尼在“不断放弃”中的“正道”追寻之后，以更多的笔墨叙述了中国历代高僧的西行取经和东渡传道。《澡雪春秋》由孔子的被追游学，讲述了儒家文化的缘起与意义，又由孟子、朱熹、文天祥等人的各自承续，写出了体现于大儒身上的文化精神。《道在途中》由为数不多的典籍史料，描述了庄子、老子的道家学说的兴起与流变。这些文章，无论是讲述传统文化的起根发芽，还是叙述传统文化的繁衍生息，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由人叙事，由人代史。如《青衿无名》，由史籍中的“无名”侠士，到鲁迅笔下的“黑衣人”，又到

聂政、豫让和荆轲等大侠，作品都以他们高蹈出尘的言行和毅然决绝的壮举，还原了他们历史中的“这一个”的真实形象，把他们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定格了下来，并充分揭示了他们在“不变的姿态”中贯注的“孝、义、情”的人格精神。侠士文化的精神与精髓，由此得到了精准的定位与精到的阐释。

在“以人代史”的叙述中，作者或以文史典籍作依托，或以文学作品做旁证，这既使得文章的述事论史言必有据，有案可稽，也使得典籍的记述和作品的表述，成为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构成，文化精神传承的鲜明例证。如《青衿无名》中，有关司马迁《史记》的引述，有关鲁迅《眉目间》《铸剑》《野草》等作品的品读，以及对大草等人作品的解析，都由不同时代的历史记述与文学叙述，把侠文化的历史作用与人文影响，揭示得穷形尽相。作者在书中多次说到“文学式的翻写对史的修补”现象，由此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 “我的意义上”的体味与读解

任何一种文学写作，一定都是有“我”的，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罢了。写作这部《澡雪春秋》，作者何向阳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也呈现出明晰的“自我”姿态。

无论是写侠、写佛、写儒、写道，作者都是由“我”出发和立足，从我读、我品、我思、我感的角度，抒写“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接近与触摸，把握与理解。因此，“我的意义上的理解”在叙述中不时出现，而且常常有独到的发见和精彩的解读。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如《青衿无名》谈到侠的形象所内含的精神元素时，作者说道：“与侠写在一起的心性自由、纵横开合的浪漫主义，去伪存真、优雅高贵、要求纯粹的独特主义、独行、沉默冷峻的神秘主义、崇尚节义、不惜生命并身体力行之

的英雄主义，诸多有史以来与之关联而为历史所写到的主义等华美外衣下，其实包裹的也只是最质朴的核，我称之为‘少年精神’。现在还尚无力对这一诗意的称谓找到与之匹配的概念来解释，只能以以下不够周全的形容讲述它的内涵：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气、活力、锐敏，是积极，是不拘于文化的个性，是创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满向往、希望、梦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泼，是有所为。”如许的赞美之词集合而来是否适度暂且不论，单就把侠文化的内核定义为“少年精神”而言，就是一个别有天地的洞见，而且对于人们认识侠文化，把握其精神，卓富启发性。也是在《青衿无名》一文中，谈到“中国本土文化脉络的三个源头——儒、道、佛”时，作者有如下一段话也颇富洞见：“儒一诞生，已是中年，它的人世道德又一直发挥着它的中年特点，它是求群体和谐的；道则开始于老年，如果说老庄之时还有青年的时间的话，那么它是愈来愈老的，讲出世的超脱，其间的消极与它的离性、灭性相连，是求

天人和谐的；侠却是少年的，就精神而言，这一质地从未变过，它是求个性和谐（而非传统和所认为的个性冲突，这里的和谐有自我人格统一实现的意义）。”这段话语，体现了作者对于儒、道、侠三者各自价值的自我认知和扼要表述，这种用人的不同时期来作比喻，既表达了作者的判断与臧否，也形象地说明了三者的各自意义，给人们也在“自己意义上的理解”，提供了参照，带来了启迪。

“我的意义上的理解”，还体现在《澡雪春秋》中对于鲁迅在他的著述中一味回避谈论孔子的细致辨析，《道在途中》对于老子“视天下为物而不为其所役”的气质与气魄的别幽阐微，以及对《庄周梦蝶》所蕴含的自由精神的高度赞誉，等等。如许精彩的见解，独到的解读，俯拾皆是，纷沓而来，就使得《澡雪春秋》这本散文集，在沿波讨源又鞭辟入里的叙述里，既含有“我”的角度，还具有历史的厚度，人文的温度。如此三度合一，便使得《澡雪春秋》别具自身价值，值得人们倍加关注。

# 为平凡日常注入情感温度

余俊雯

自“0713再就业男团”伴随着《快乐再出发》重新翻红后，越来越多的真人秀将叙事视角对准了“熟人”关系。今年夏天，《快乐的大人》《是好朋友的周末》《团建吧！七斋》《中国好滋味》等友情向社交综艺集中上新，以团建式的叙事基调 and 松弛的氛围感成为慢综艺赛道上的全新探索方向。为何综艺创作越来越倾向于“熟人局”？又该如何恰当选择综艺节目里的嘉宾？背后蕴含的嘉宾美学议题值得探讨。

## 亲疏远近，对于嘉宾艺能感的不同释放

“人”是综艺节目的核心，不同于电影、电视剧艺术形态中的人，综艺节目中的人“是活生生的‘我’，是以本人真实的身份、面貌、性格、思想意识进行表达、表演的主体，其个人表现、与他人之间的碰撞反应共同构筑了节目的具体内容，跃然于屏幕成为受众的凝视对象。尤其是真人秀节目，依托‘人’而建构节目主题、嘉宾融主持、表演、互动于一身，承担着更为复杂全面的角色功能。节目内容的精彩程度更加依赖嘉宾本身的人格魅力，节目与人之间的联结度更加紧密，相互赋能以彰其特。

因此，嘉宾之间的关联度成为当下节目确定人选的重要考虑要素。里克凯尔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里谈到人的真正存在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和一种对他人的关系，人作为全部社会关系体系集中而具体的表现，是这些关系自觉而积极的体现者和创造者。这在综艺节目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尽管综艺也存在剧本大纲的引导，但带有模糊性指向，节目录制过程抓取更多的还是嘉宾真实、即兴的反应和表达，以及他们之间的碰撞火花。具体到不同节目中，对于嘉宾关系的诉求各有异同，其中的深意大有玩味。

从当前的综艺市场反馈来看，以明星为主要参演嘉宾的节目，彼此熟识度愈高，呈现出的节目效果愈好。例如《欢迎来到蘑菇屋》，当初是作为新一季《向往的生活》开播的临时预热节目。由于经费有限，节目组找到陆虎，请他召集友人共同参与录制。于是，他呼唤了一帮同为“快乐男声”的老友前来体验田园生活，没想到这些轻体量综艺取得了惊人的收视成绩，之后在观众们的真情呼吁和热烈追捧中诞生了真正为他们六人量身定制的团综《快乐再出发》，成为大陆综艺史上第一档完全原创的，也是为数不多由观众自主传播并反向催生的国内高分综艺代表。节目通过“音乐”线索贯穿整场旅行体验，以“友谊”作为沟通交流的切入点，展现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失意中年之间的感同身受和再就业奋发的惺惺相惜。因为嘉宾之间有着刻骨铭心的共同回忆，且在这15年间经受着较为相似的波折坎坷，所以他们展现出来的状态非常真实、自然，给予普通人的同理心和设身处地的着想也更加切实、温暖，赢得了大众共鸣。尽管节目硬件设施较为简陋，但其内容表现和价值输出都足够真诚，为节目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正向引领作用。

当前，聚焦明星群体的熟人社交正在成为吸引年轻人关注的综艺新样



综艺《是好朋友的周末》剧照

态。根据不同的主题架构和嘉宾关联，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类：以户外共同参与的具体形式实现好友汇聚，如旅行真人秀《快乐再出发》、露营真人秀《是好朋友的周末》；以固定搭档加上与其他好友连接的层级模式展开场景化空间聚会，例如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毛雪汪》，节目每期的议题设置均由“MC”（固定节目嘉宾）毛不易和李雪琴共同决定，被邀请的飞行嘉宾要么本身就是他们的好友，要么是想要成为朋友的人，充分发挥嘉宾的自主性（总台新青年生活分享节目《你好生活》亦如是，以撒贝宁、小尼为主要人物，通过每期不同好友的参与合力完成节目演出任务）；从已熟知的群体中凝练衍生出的定向团综，例如为《浪姐》第四季成团姐妹们打造的《中国好姐妹》。

尽管这些节目涵盖了旅行、美食、谈话、推理等多样题材，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注重内容的陪伴性和治愈性，强调嘉宾自身对公共话题的私人化表达，因此既需要保证嘉宾本身对节目话题的讨论兴趣，又要激发嘉宾之间的真情互动，而实现这二者的氛围基础通常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场域中，毕竟人在熟悉的环境下更能表现得轻松、自在，敢于展现冒犯、吐槽的艺术表达形式，这样的沟通氛围不仅有利于提升嘉宾的艺能感，还有助于后期在嘉宾们的真诚表达和分享过程中提取节目亮点与精华。

而以素人参与为主的养成类、选秀类节目，则更适合从“陌生”关系入手进行打造，一方面展现嘉宾性格特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激发彼此碰撞的意外感，从而通过从“陌生”走向“熟悉”的关系动线立体化展示人物的成长，以不断产生的冲突、矛盾制造新奇感、意外感，拓宽审美层次，丰富审美体验。例如今年爆火的综艺《种地吧》，十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在192天朝夕相处的田地里，

成长为风雨与共、收获62.66吨可供万人食用一个月稻谷的麦田守望者。

## 真诚，归根结底的出彩秘诀

好的嘉宾不仅能够提升节目的精彩度，还能通过自身的思考延展节目的思想价值，与屏幕前的受众实现情感共鸣。因此，熟人社交综艺的嘉宾选择更为复杂，在不考虑预算的前提下，除了嘉宾之间的熟识度、关联性之外，还需综合他们自身的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首先要有足够的真实。好的真人秀尽力追求“真”，要求嘉宾在镜头前既不故意伪装、隐藏，也不硬凹人设，以自己本真的模样充分融入节目情境之中。《奇遇人生》第一季就因真实获评豆瓣高分。节目里不再充斥花哨的套路、劲爆的八卦，而是在主持人与好友共同奔赴的一场场触及心灵的旅行中探索人生。节目以柔和的叙事节奏、真实的人物动态和克制的情绪把控为我们展现了嘉宾们的不同人生观，引发受众深思。

其次要具备较强的共情能力。共情可以有效形成不同人群的链接，从而将平凡日常注入饱满的情感温度，加深理解与沟通。当《快乐再出发》越来越受到大众欢迎，从而赢得更多招商后，嘉宾陈楚生主动提出要给幕后工作人员涨薪，并向工作人员真诚告白：“这是我们共同的节目，不是只有我们六位嘉宾的节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触动了屏幕前的受众，增添了节目的温情色彩和人文关怀。

机智的反应能力同样重要。快速敏捷的反应能力不仅能够关键时刻有效化解尴尬，还能作为节目提供意想不到的笑点，丰富节目的趣味性。例如徐志胜和汪苏泷总是能够凭借他们敢于自嘲的娱乐精神和机智快速的反应能

力，将与自身或对方有关的代表性标签、事件拆解为插科打诨的“梗”，转化为互动语料，增添了节目的娱乐效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具备一定的个人人生见解。真人秀具有高度的随机性与变化性，在此过程中更容易彰显嘉宾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心智。李雪琴在《桃花坞》中曾说：“我从来没有在哪一次生离中流过眼泪，因为与还健在的人离别是这个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情，从此离别之后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而重逢是第一浪漫的事情”，诗意的语言、温暖的基调带领受众重新解读了人与人的关系，为节目添上一抹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既是嘉宾的“金句”，也是节目的价值观输出，嘉宾作为替代式体验主体，唯有具备一定的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才能以真实、真切的态度发表见解，以当下情境相同的身份、立场联通受众与自我，赋予“此刻”“瞬间”全新的解码意义。当嘉宾的这份具有私人化情感体验的表达引发了屏幕前具有相似经历的受众的共鸣，能够促使受众从观看节目的公共空间中再度建构出专属自我的个体情感空间，通过镜像演绎形成情感投射与认同，从而获取审美升华。

综艺，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艺术，依赖嘉宾们的具身性体验和情感化表达，唯有真诚才能被看见，被认可。而真诚的前提是尊重，一方面，需要节目创作团队尊重嘉宾，不把他们作为单纯的消费工具，充分激发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嘉宾尊重节目与观众，全身心投入内容生产，而不只是当成任务通告走过场，双方秉承“彼此成就”的理念在足够的尊重中建立信任联结，共同为节目赋能，从而实现与观众的真诚对话。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

流行语观世界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谁能想到一个当时不经意的举动，竟改变了他的一生……”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开头的短视频。它们惯常是收集一些名人的影像材料进行先后对比，然后在一个影响一生的转折瞬间配上文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让人看后感慨万千：本以为极其普通的一个瞬间，却完全改变了人生的走向。很快这样的文案就“下沉”到普通人的生活，一时间，各色自媒体博主竞相成为“命运齿轮”转动后逆袭的爽文主角。本文写作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这一话题在某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已经达到101.4亿次。

微小的开端导致宏大的结局，类似的人生兴叹在积水成渊、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等成语中早已齐备，而佛教经典也为我们贡献了“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日行一善，功满三千”等琅琅上口的谚语，为什么“命运的齿轮”还是在现代人这里“日日转动”？

成语中的积、集、聚暗示了人为的默默努力，日拱一卒和日行一善更是代表了一种人定胜天的力量。不过，这些古人的鸡汤似乎与短视频算法下的用户期待，产生了微妙的情绪偏差。“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启动，就依靠传导的力量隆隆向前，无需维护，也不必监测。至于那第一推动力，冥冥中自有定数，也非人类的意志力可以掌控。此外，与蝴蝶效应中无意扇动的蝴蝶翅膀相比，“齿轮转动”非常富有画面感，小小齿轮通过连锁反应推动巨大的命运之轮，环环相扣的咬合传导之声如在耳畔。从说话人的立场来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的言者已经站在命运的终点，沧海桑田之后回首人生，不禁发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因当时已惘然”的喟叹。而“日拱一卒”“日行一善”的言者，无疑还在途中跋涉，并不明了结果究竟如何，似乎没法给予急于知道成功结局的现代人“稳态的幸福”。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享受着诸多文明成果的现代人，怎会拜服于莫测的命运？这不免使人感到困惑。但转念想来，科学技术解决的永远是物质世界的问题，而对精神世界的迷惘却无能为力。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Z世代、00后们，有着比父辈更好的生活条件，但相对的对成功的渴望也在膨胀，而网剧、爽文、短视频等营造的浮夸奢华与现实中的琐碎困窘产生了巨大反差，令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也开始让上一代感同深受。面对于此，不少人也很寻求心灵的安顿，对哲学和心理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对急于寻求立竿见影人生方案的人来说，这些学科的门槛很高，细究之下，也只能提供思考的路径而已。这样一来，“命运”倒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概念标签，仿佛可以注解无数的因际际会；也是一个非常快捷的心理解药，似乎可以治疗一切的懒惰失误。把人生的疑难杂症归结为命运使然，就可以如释重负地走向下一程。“命中注定莫强求”自古至今都是一条走向心安理得的终南捷径。可以佐证的是，“做电子木鱼”的手游游戏大为流行，成了一件新潮爱好。与其说是年轻人真的相信可以积攒“赛博功德”，不如说机械单调的声音起到了玩笑自嘲、减压放松的作用。

不过，“转动的齿轮”与“电子木鱼”终究不是回应价值困顿与思想迷惘的终极答案。要知道，漫漫人生路，从来都不存在所谓所谓转动一键直达的捷径，而是有着无数岔岔的花园小径。比起复盘倒推齿轮究竟在哪个瞬间开始转动，追求所谓人生的最优解，终究还是细细聆听那一声声咬合的传导，获得“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来得更加踏实与真切。更何况，那些粗制滥造的“命运齿轮”视频背后，只是追名逐利的算法，怎么可能会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AI呢？

所以，在渴望“命运的齿轮”早点“转动”的时候，也别忘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那句响彻云霄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 年轻人渴望从「命运齿轮」里看到什么

徐默凡